



感悟

# 又闻杜鹃唤春归



□祁世坤

怎么是又闻,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正月十八,我参加《永济文史》组织的活动,前往黄河河防,体验黄河风情。我在记事中写道:节气刚至雨水,清晨真切地听到了杜鹃声,民间据此音唤它“咕咕”,一听它叫,常会唤来阴雨天,正应了宋词那句“杜鹃声里雨如烟”。

大巴载着我们一行,出永济城区西去直奔黄河河防,其间近百里。我们参观了河防展览馆,河边大石上“安澜”二字及其旁标语“安澜有我”,显示着河防人员的责任担当。站在河边,水天同色,春风拂面,诗情满怀,遥望对岸,烟村雾树,亦真亦幻,乡野之景如此迷人!抬头忽见云层里北去的雁阵变换队形无声掠过,这在城里久违的景象,顿生“偏惊物候新”的快意。

今年雨水时节,较去年整整提前了半个月。清晨几声春雷乍响,春雨下了一整天,真个“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此时,我正在山下屋前,沉浸在杜鹃的断续叫声中。回到屋内,细听檐前滴雨声,往日印象涌上心头。

古人常将杜鹃叫作子规,这倒像一个人的名字。关于杜鹃鸟和望帝的典故,我是清楚的。杜宇,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始称帝于蜀国故号望帝。晚年洪水为患,蜀民不得安处,望帝乃使其相鳖灵治水。水患遂平后,杜宇感其治水之功,让帝位于鳖灵,退而归隐,死后化作杜鹃鸟。春耕时节,子规鸟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因呼杜鹃为杜鹃。传其啼声如“不如归去”,显然是有着杜宇的乡愁;又如“子归”,似母亲呼唤游子,因同音故而得名“子规”传了下来。杜鹃也因此被视作一种悲鸟,啼声常与阴雨天气氛围相融,牵动人心。

唐宋诗词里,杜鹃多寄悲情,有着各自的故事。李白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道尽蜀道艰难与心境悲凉;李商隐的“子规声里雨如烟,望帝春心托杜鹃”,藏着难言的苦衷;秦观的“杜鹃声里斜阳暮”,写出羁旅思乡的心切。《红楼梦》林黛玉笔下的杜鹃无语,衬出葬花凄楚;至于文天祥的“斜阳啼鹃带血归”,断然饱含亡国之痛与赤子丹心。

杜鹃的叫声是不分昼夜的,声嘶力竭,似有滴血之痛,在烟雨中更显凄凉,引起共鸣,总能勾起人们的复杂心绪。应该说,是杜鹃早春时节发出第一声鸟鸣,有雨水、清明和谷雨三春节气,都和雨景有着密切联系。

古人乡愁,多是怀才不遇、羁旅漂泊的感伤,还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层面的深沉。而今时代不同,又闻杜鹃声,其音何悲之有?它不再是悲鸟之啼,而是催春农务之鸣,提醒人们绸缪春事活动。

北方清明前后,也可见柳岸闻莺之景。永济柳园、柳子湖畔,柳林茂密,黄莺婉转唱歌,却难寻踪影。由此,我想到被贬永州柳宗元,一首《闻黄鹂》写尽满腔乡愁:“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他日思夜想的,是长安西郊的故园,更是河东虞乡那片祖地——“河东,古吾土也”。

古人乡愁,多是怀才不遇、羁旅漂泊的感伤,还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层面的深沉。而今时代不同,又闻杜鹃声,其音何悲之有?它不再是悲鸟之啼,而是催春农务之鸣,提醒人们绸缪春事活动。

古人乡愁,多是怀才不遇、羁旅漂泊的感伤,还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层面的深沉。而今时代不同,又闻杜鹃声,其音何悲之有?它不再是悲鸟之啼,而是催春农务之鸣,提醒人们绸缪春事活动。

古人乡愁,多是怀才不遇、羁旅漂泊的感伤,还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层面的深沉。而今时代不同,又闻杜鹃声,其音何悲之有?它不再是悲鸟之啼,而是催春农务之鸣,提醒人们绸缪春事活动。



拍客

春光 薛丽娟 摄

## 品味赏春

□崔世来

晨起,昨夜的微雨刚歇,天还阴着,却不沉,像蒙了一层极薄的纱,润润的。我原是想随便往郊外走走,不提防一头就撞进了这满目的春里。

山就在不远处,全浸在这湿软的水汽里。平日里清晰的峰峦,此刻像被谁用淡墨在宣纸上晕开似的,青的、绿的融在一起,看不清棱角,只余下一片空蒙的温柔笼在天底下。正望着,忽然就有鸟声落了下来,不是一只两只,是漫山遍野的啼鸣,高的、低的、脆的、软的,这边刚起了头,那边就接了腔,分不清是从哪棵树的枝丫间钻出来的,只觉得满耳都是,像春把一整年的欢喜,都拆成了音符,撒在了这山风里。

顺着鸟声里的水响往山里走,没多远,就撞见了一涧春水。水不大,慢腾腾地顺着石缝往下淌,像怕惊扰了这山的静。水清得透亮,能看见水底卧着的青石,石上铺满了新长的绿苔,润得发亮,嫩得像婴儿的指尖,碰一碰都怕惊碎了这满石的绿。水撞在石上,溅起细碎的水花,发出清凌凌的声响,和着漫山的鸟啼,像谁在石上轻拨着琴弦,一声一声,都落到了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蹲在河边,听着这自然的琴音,忽然就想起了伯牙与子期。那摔碎的瑶琴,原是怕世上再无人懂这弦上的心意。世人都说知音难觅,可此刻我站在这里,才忽然懂了:山懂这风的软,鸟懂这林的静,水懂这石的硬,连石上的苔,都懂这涧水终年不息的温柔。原来这世间最难得的懂得,从来都不在琴弦之上,不在言语之间,就在这一川的春里。你肯静下心来听,它就把满心的话,都唱给你听;你肯放下脚步看,它就把所有的温柔,都铺在你眼前。我们都是这春的知音,春也从来都是我们的知己。

顺着涧水往下走,转过山嘴,眼前忽然就亮了。一湖春水静静地卧在那里,湖边的杨柳,全醒透了。枝条软得像刚洗过的姑娘长发,垂在水面上,缀着星星点点的嫩芽,嫩黄里透着新绿,像撒了一把碎碎的翡翠。风一吹,万千条柳丝就齐齐地飘了起来,像一层淡绿色的烟,笼着半面湖。那烟是活的,慢腾腾地晃啊晃,把湖面的波光都晃碎了,把天上的云都晃软了,连站在湖边的我,都觉得脚底下轻飘飘的,像喝了半盏温好的春酒,整个人都醉在了这如烟的柳色里,连呼吸都慢了下來。

原来春从不藏在书卷诗句里,而是空蒙山色里的一声啼鸣,是潺潺涧水里的一抹新苔,是弦断之后仍有人懂的心意,是湖边杨柳醉了春风的一川烟色。我就这么站着,看着,听着,把这一整个春天,都收进了心里。

记忆

## 二月二咬蝎尾



□杨继红

二月二到了稷山,高跷不踩了,花鼓不打了,连威风八面的鼓车也不拉着满街跑了。这日清晨,家家只忙一件事:吃麻花,老话叫“咬蝎子尾巴”。

“二月二,龙抬头,王三姐梳妆上彩楼。”这流传了不知多少辈的歌谣,已难猜透“王三姐”在彩楼上的闺中心事。老百姓才不理其中典故,只认一个朴素的理:开春了,地不等人。该锄的得赶紧锄,该耙的得赶紧耙,该浇的得赶紧浇,庄稼活,误一季便是误一年。

“咬蝎子尾巴”的习俗,在稷山能追到南北朝去。当年玉壁城兵连祸结,战后田野荒芜,毒蝎滋生,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人们在二月二这天,把面团搓成长条,扭成蝎尾形状,下油锅炸得焦黄,分而食之。这既是对毒蝎的诅咒,也是对平安的祈愿。这扭成一股的“蝎尾”,便是稷山麻花最早的根苗。后来,单股渐变成两股、三股,越拧越精巧,“咬蝎子尾巴”也慢慢成了“吃麻花”的代称。一代传一代,这酥脆焦香的麻花,便成了稷山人对二月二最顽固的味觉记忆。说到底,这传了千年的习俗无非是

催促人莫误农时,早早下地。若真能咬一口麻花便求得全年顺遂,那稷山麻花,怕是早已走遍世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二月二的麻花,远非家家户户触手可及的寻常滋味。那些年,家家粮缸见底是常事,能填饱肚皮已是不易,炸麻花要的面、棉油格外金贵,一户一年统共分得的油不过两三斤。只有家境宽裕的人家年下炸的麻花才能精心省着,一直留到二月二;穷苦人家,莫说留到二月二,便是过年也未必能痛快吃上一根。

每逢这天,穷人家总是哄小娃:“咱屋麻花年没过完就吃干净啦,吃块干馍,一样能‘咬蝎子尾巴’,一样能保平安。”小娃再懵懂,也晓得干馍顶不了麻花。干馍硬邦邦的,咬下去费劲,嚼来嚼去,终究是干馍味。若遇上荒歉年景,这“仪式”可能只是啃一口掺了麸皮的窝头,或是嚼一段晒得梆硬的红薯干。也有人去地里,撅一把刚刚冒头的苜蓿嫩芽,稷山有首老谣这么唱:“二月二,暖和天,苜蓿撅回做菜团。苜蓿菜,苜蓿菜,蒜水一蘸美得太。”那时节,能有一块麦面干馍,已是多少人眼馋的福气。大人们嘴里还哼着另一段歌谣:“二月

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他们扛上农具,早早下了地,趁着“龙抬头”的好兆头,翻耕着沉睡一冬的土地,将一家老小的盼头深埋进泥土里。

无论是麻花、干馍,还是苜蓿菜团,在寻常百姓那里,终究是个“心意”,心意到了便好。“咬蝎子尾巴”,咬的从不是某样具体食物,而是一份对灾祸的敬畏、对四季平安的朴素期盼。那是稷山人在清苦漫长的岁月里,为自己寻得的一点温暖慰藉、一点坚持下去的甜头。

如今日子好了,麻花四季不断。看着孩子们捧着金黄酥脆的麻花笑得无忧无虑,我满心欢喜,也有一丝恍若隔世的羡慕。那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咬过的干馍、野菜,没有麻花的酥香,却结结实实藏着稷山人的韧劲儿、苦中作乐的达观、对大山四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最本分、最诚恳的热爱。

说到底,二月二最本真的念想,不图大富大贵、锦衣玉食,只盼脚下土地不负汗水、一家老小四季平安。就让这份温情,留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故事里,留在一年一度的习俗里,也留在这一口酥脆千年、越嚼越有味的时光里。

心语

## 韧性的春光(外一首)



□张海萍

风一俯身  
柳便醒了  
抖落一冬的灰烬  
把心事,折成嫩绿的句读  
雨是银梳  
斜掠枝头  
梳顺万缕柔丝  
也梳亮了,整条河的眼子  
柳不言语  
只以一身骨气  
俯身入水  
在云影的怀里,轻轻一握

鹅黄怯生生  
试探风的温度  
那个吻太轻  
却引爆了,人间肆意的葱茏  
不与桃李争艳  
不随蜂蝶喧哗  
它只在水岸  
站成春天,最柔软的锋芒  
枝条轻扬  
是写给天空的短句  
水波微漾  
是念给大地的回响  
一低头  
是江南烟雨的婉约

一抬眼  
是山河新生的浩荡  
春柳不语  
只以一身青绿  
揽住整个春天  
摇曳在,时光心上  
它以柔软,突围风霜  
它以静默,盛放力量  
那一树枯寂  
终究被它,摇成了满眼春光

### 春光里的梅影

你是我心里  
私藏的一枝寒梅

以冰雪为骨,以冷月为魂  
不许人间轻易惊扰  
只在灵魂深处  
悄然撑开,一树芳华  
风不必问归期  
云不必猜行踪  
时光为我收帆敛舟  
我的心海  
为你,彻底搁浅  
众生都在追逐山海  
我只愿守着  
半盏孤灯,一亩诗田  
与你共赴,岁岁清欢  
你一笑  
是破冰的春  
暗香浮动,疏影横斜  
照亮了我的晨昏  
也温柔安顿了余生流年